

# 感。感。感。

過客

江：

接獲你寄來的「綠杏」和短箋，你說：「台中怎麼樣呢？」怎麼樣呢？不是風城，沒有蕭瑟；不是雨港，欠缺淒迷；對環境沒苛求，環境亦對我縱容——適應良好！脚疾纏了我一學期，好久好久未曾提筆，都屬藉口，總是仍不夠腳的豪氣和毅力：「即使生活佈滿荆棘，我絕不放棄寫作。」然而蒼邁和迂俗已在我心生根，世外桃源的日子寧靜得讓我窒息過，却唯獨在那兒有了性靈的昇華，煌說那篇早已發表，而我仍有股突獲意外的欣喜——不是為了稿酬——難道心底充塞得還是無邪的年輕，唯一解釋是我仍有的瘋狂底愛好哪！

芸芸：

賀卡上的小男孩，淚痕仍在他的小臉上——Come Back！擁它入懷，我想落淚！眼前跳動著你的——我們的溪人嗚咽，溪畔的草該綠了，止不住思念那個要穿一身綠，躍入一片綠夢中，即使變隻蚱蜢也好的傻女孩兒——只是，芸芸，我已開始喜歡黑色，不敢也不大想作綠色的夢了，可悲抑是可喜！？——噢，芸芸，我不是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，大風大浪已全再堅強的人裹足畏懼了，亟思尋覓的是個避風港。芸芸，理想與實際有很大的差距，「齊瓦哥醫生」中那個我倆都覺醜陋的胖子說了：「世上有兩種人，一種人高倡理想却不懂生活，一種人沒有理想却實實在在活著，——我不願當偉大的假子，我想知道如何聰明地活著？」芸芸，原諒我！如果我已變得醜陋。

你：

寄一張小卡——給你。雖然在相逢於黑夜的海上之後，你早有你的，我亦有了我的方向。我忘了，或許你也忘了，只是一張賀卡仍該紀念一個「偶然」，記得鄭愁予的「過客」吧？「我答答的馬蹄聲是個錯誤」，是個錯誤哪！只是你不同意過「年輕負好」？我們的相識除了錯誤，仍有美好。一個紀念外加一個祝賀！噢，「禁忌的遊戲」已該止弦——給你——Merry X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

小寧：

美國冷嗎？雲中的你那麼渺小，白色的殘酷令我戰慄，如果能穿上長袍，配上條白圍巾——北京或西南聯大的大學生喇！

轉學來此，又見了次「未央歌」潮，再看一遍，仍不能喜歡，既苛求完美，又要求真實，是我的不對，只是學著接受，仍然好難！小童是「真」，伍寶生是「善」，蘭燕梅是「美」，真善美永不能合成一體，好失望！那句令我想了幾夜的「完美即死亡」，我已徹悟，為什麼不能教我死心呢？苛求完美——趨向死亡，我只能接受死亡？怎麼辦呢？小寧！

偉：

是一片楓葉，楓葉可是懷念？山上的日子已離去如此遙遠，一代一代總覺自己早生華髮了，秉燭夜談 Love story，高偃福山數星星仍歷歷如繪，編研的友誼是在無形中滋長的，我欠缺對「既有」之外感情培養的耐心，你問：「對你，誰是奪標者？」我不懂，又怎麼告訴你呢？只是最深最深那個沒有月亮的晚上，那個憂國憂家，深沈的男孩兒唱了首歌「走遍天涯，我只愛一朵梅花。」一朵梅花，我愛得該是這朵花啊！而你，不曾為曉風的「黑紗」無言過？至愛至深，不也是這個嗎？為什麼還問我一個傻問題呢？